

主编 廖明君

# 走进音乐天堂

——侗族大歌之乡小黄村田野考察实录

潘年英 著

Entering into Music Paradise

Fieldnotes from the Xiaohuang Village,  
a Hometown of Grand Songs of the Dong Ethnic Minority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丛书主编 廖明君

# 走进音乐天堂

——侗族大歌之乡小黄村田野考察实录

**Entering into Music Paradise**

Fieldnotes from the Xiaohuang Village,  
a Hometown of Grand Songs of the Dong Ethnic Minority

潘年英 著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 · 西部田野书系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音乐天堂：侗族大歌之乡小黄村田野考察实录 / 潘年英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9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 · 西部田野书系)

ISBN 978-7-219-05550-2

I. 走... II. 潘... III. 侗族 - 民歌 - 考察报告 - 西南地区 IV. J607.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0001 号

**总策划** 江 淳

**项目策划** 李筱茜

**文字编辑** 尹邦云 李带舅

**美术编辑** 李筱茜

**整体设计** 小茜工作室

**责任校对** 彭青梅 张聘梅

**印前制作** 南宁市雅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走进音乐天堂——侗族大歌之乡小黄村田野考察实录**

潘年英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编：530028 <http://www.gxpph.cn>)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24 开本

6 印张 16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978-7-219-05550-2/K · 1065

定价：19.80 元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 · 西部田野书系

- 大山里的黑衣壮 ◎ 廖明君 著  
穿越红河水 ◎ 廖明君 著  
去远方 ◎ 郭净 著  
山寨之间 ◎ 徐新建 著  
车轴 ◎ 萧亮中 著  
重返故园 ◎ 安德明 著  
滇南听歌 ◎ 周凯模 著  
古道遗城 ◎ 邓启耀 著  
千古绝唱英雄歌 ◎ 朝戈金 著  
彝人的信仰世界 ◎ 巴莫阿依 著  
经历原始 ◎ 汤惠生 著  
神图与鬼板 ◎ 巴莫曲布嫫 著

人在旅途 ◎ 杨恩洪 著  
走进音乐天堂 ● 潘年英 著  
佛韵觅踪 ◎ 杨民康 著

总策划 江淳  
项目策划 李筱茜  
责任编辑 尹邦云 李带舅

整体设计

 idear 小茜工作室

XIAOQIAN STUDIO

E-mail: xqgzs508@126.com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总序

## 行走在文化的田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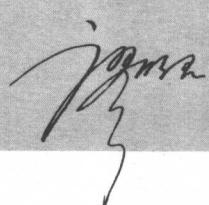
想必每一个人都可以回答出“田野”的含义，但学术界常说的“田野研究”之“田野”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田地、荒野”，而是充满独特的文化意蕴，此正如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所指出的：“广义而言，所有的实地研究工作都可称为‘田野研究’，包括社会调查访问、各种问卷测验的施行、考古学实地发掘、民族学调查考察等都属之。”

文化乃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虽然成为了一个“地球村”，但文化上的隔膜却依然存在，承载着人类文明和体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因此，对于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也就成为了当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不少学人多年来一直坚持进行以文化特别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的田野考察研究，并希望能有机会把自己在田野考察过程中产生的文化思考和生命感悟表达出来，恰好广西人民出版社亦有同样的出版意向，于是，经过交流与讨论，一套“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就得以问世了。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采用随笔的写法，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传达来自田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讲述的是在田野考察中发生的故事与感受，记录的是在田野考察中采访的人和事，在注重细节真实和情节生动的同时讲求文字简洁流畅。对图片的处理力求用有形的设计来表现无形的语言，使图片和文字有机地结合，相得益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统一。本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让田野中的人与物活起来，让田野中的景和情动起来。读者听到的不仅是调查者个人的独白，还能听到来自访谈对象的声音；读者了解到的不仅是调查者考察的结果，还能看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在考察中的互动与交流，从而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跟随作者一起行走在文化的田野上。

鉴于内容的丰富多彩，根据“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的具体情况，我们将这套丛书分为国内及海外两大部分，其中，国内部分分为“西部田野书系”、“东部田野书系”、“八桂风谣书系”，海外部分分为“海外镜像书系”、“第三只眼书系”，各书系相对独立又相互呼应，把来自田野的文化信息传递给读者诸君。

用我的脚你的眼，用你的心我的心，走进田野，感触文化。



## **Series Editor's Foreword**

### **Walking into the Fields of Culture**

While everyone knows the common meanings of "field" in terms of "plowed land" or "a stretch of grassy land", the term "field study" is generally us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o means a unique cultural milieu brimming with folk wisdom and local knowledge. As the well-known anthropologist Li Yiyuan in Taiwan says, "All the on-the-spot researches, in a broad sense, can be called 'field studies', which include social surveys and interviews, various questionnaires and inquiries, situate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etc." Cul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of what it is to be huma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world has turned into a "global village".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s a lack of mutual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s a result, the concerns of culture,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e highlighted as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For years, many scholars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field studies on the subject of cultural diversity with a stres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y have worked with an expectation of a channel for publications that will represent their thoughts on folklife and culture. It is fortunate that the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hares the same expectations. Thus, "A Series of Illustrated Field Study in Cultural Context" has been produced for our readers.

Having adopted the format of the scholarly essay, "A Series of Illustrated Field Study in Cultural Context" is designed to provide an engaging selection of quality books that merge image and text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everal ethnic groups. The goal was to produce actual accounts that relate their topics in concise yet vivid detail. The high-quality pictures express through tangible images what cannot be fully expressed in text - thus two mediums merge to engage readers in an appreciation of the dynamics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presented in the series are the actual storie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that happened in the various scholars' field studies, often related in the form of recorded interviews and events held during on-the-spot investigations.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this series is the simultaneous presentation of image and texts, making the field experiences seem to come alive. It is designed to assist readers not only in gaining a more explicit awareness of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ers' investigations but also to aid them in appreciating the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informants - readers can listen to the interviewees' voices instead of only the monologues of the researchers themselves. We believe that readers of this series will experience an intense spiritual resonance with these stories from the field, and the text will become a multidimensional map by which they will be able to walk into the cultural fields together with the authors.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ntent, "A Series of Illustrated Field Study in Cultural Context" is divided into two book sets, one for domestic practices and another for those overseas. The domestic set includes three volumes as follows, "Echoes from Eastern China", "Echoes from Western China", and "Local Voices of Bagui Guangxi". The overseas set is composed of two volumes, namely, "An Overseas Mirror Image" and "The Third Eye". The series offers a wide spectrum of accounts that echo each other in the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 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a special region in southwest China which is sure to captivate and inspire readers of many backgrounds.

Let's walk into the fields to experience cultural diversity with my feet, your eyes, and with our hearts and souls...

*Liao Mingjun*

# CONTENTS

## 目 录

总序

Series Editor's Foreword

一、来到小黄 /1

Arriving at the Xiaohuang Village

二、银花一家 /5

Yinhua's Family

三、爱唱歌的小黄人 /12

Enjoy Singing: Villagers in Xiaohuang

四、唱大歌的姑娘们 /17

Girls Who are Fond of Grand Songs

五、我的一天 /24

A Special Day for Me

六、玉玲的婚事 /38

Yuling and Her Marriage

七、小黄的年夜 /47

New Year's Eve in Xiaohuang Village

八、潘家祭祖 /56

Offering Sacrifices to the Ancestors: The  
Pan Family

九、两代人 /62

Two Generations in one Family

十、静悄悄的变迁 /72

A Gradual Change in Silence

十一、天上人间 /78

Heaven on Earth

十二、全家福 /86

A Photograph of the Whole Family

附 小黄歌俗及大歌起源 /89

An Endnote on Singing Traditions in the  
Xiaohuang Village and Origin of Grand  
Songs

后记 /134

Postscript



## 一、来到小黄

从榕江到从江的公路依旧是沿着都柳江顺流而下。我不知在这条路上走了多少回。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便一直在这一带乡间作田野。说起来，我对这地方并不陌生。每每在乡间公路上行走，我总是感慨万千，尤其是当我刚从沿海过来的时候，那种公路等级的差距太悬殊，对比也太强烈。仅仅是两天前，我乘车在沿海的那条高速公路上经过，那路平直宽阔，车上竟还配送茶水。而现在，山道弯弯，黄尘滚滚，而且也颠簸得厉害。我想起在贵州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贵州人民欢迎你，贵州的公路抖死你。我想，在这样的环境下谋求生存和发展，谈何容易！

不过比起前两年来，榕从公路还是有了一点变化，路似乎拓宽了一点，路面也平整了一些，颠簸不那么剧烈了，还新修了一座大桥，不用摆渡了。87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小时，总算到了从江县城。

从江县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山区贫困县，境内群山绵亘，千峰耸立，几无一平方公里平地，因而亦几无工业，人口为26万余，其中95.6%为农业人口。1990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916万元，2000年增加到3000多万元，但仍少得可怜，不足以支付基本的工资开支，每年仍需国家补贴1000多万元。



都柳江河谷的山区公路，蜿蜒曲折



山坡上的腰带田

但其境内民族众多，有苗、侗、壮、汉、瑶、水等19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达24.6万余人，占总人口的92.2%。而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又各具特色，近年来，从江县地方政府利用其民族文化的优势，大力开发旅游业，极有成效，但终因交通不便，其旅游业很难上规模。据说在2000年，从江县联合黎平、榕江等县共同向省委省政府提交报告，要求将三县公路及至凯里、三江的出口大道，全部改为一级公路，

以使其交通便利，但因财政困难，这一请求至今未获批准，所以时至今日，从江县境内虽有极具旅游价值的旅游景点若干，但始终未能有效开发。

不过也好，我想，这些未经开发的地方，往往更便于作人类学的观察和研究。

当天晚上我就宿于县政府接待室。

一夜梦醒，第二天一早我乘县政府委派的车子去小黄。同行的还有一位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女研究生，名叫杨晓，她



从江县城边的居民，至今依然可以在河边洗菜



从江县政府门前的古榕树



从江县城一个阳光初照的早晨



秋收后的都柳江畔

已在前一天就到达了从江，她也打算去小黄过年，收集材料，写作关于小黄侗歌传承情况的毕业论文。

“杨晓，你怎么想到要来小黄考察呢？”我问杨晓。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丽漂亮、年轻活泼且聪明能干。

“还不是徐老师介绍的，”杨晓说，“再说，指导我论文的李文珍老师也要求我来写这个题目。”

杨晓说的徐老师，就是我的同行徐新

建教授，我们原在贵州工作，服务于同一单位，后来我们两人同时调出原单位，我去了沿海，徐去了四川大学。李文珍老师则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1985年贵州省有关部门在北京组织了一次“侗族文化展览”，李文珍老师第一次听到了小黄的侗族大歌演唱，深受感染，于是多次来侗乡考察，尤其对小黄情有独钟，多年来已为小黄做了不少事情，其在小黄人的心目中颇有威望。这些情况，我事先也是有所耳

## 从江县城





木船航运依然是从江县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人们正在从江县城南等待过渡

闻的。但我没想到会在这儿与他们的学生相遇，且都要在那小黄度过一个春节。

我们乘的是防震性能极好的日本三菱吉普车，这也是从江县档次最高的交通工具了。但车出高增，还是颠得不行。好在我也曾来过，事先已有心理准备。那是1998年的夏天，我在即将调离贵州之际，与友人来过两次小黄。一晃眼，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小黄的山坡依旧，风景依旧，公路也依旧。在汽车的摇摇晃晃中，我努力从窗外的景物中打捞一点旧日的记忆。

杨晓的专业毕竟是音乐，她对音乐有很好的感受力，利用这途中的时光，她跟另一位同行的高增乡政府干部学唱一首小黄的侗族大歌，居然还学会了。她很自豪。她是个乐观开朗的人。

“徐老师好吗？”我问。

“好，”杨晓回答说，“他过几天也要来小黄，到时你就能见到他了。”

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不一会儿，我们就看到了一片坝子尽头的一个较大的木楼村庄，我们都兴奋地欢呼起来：

“小黄到了。”

## 二、银花一家

小黄原来是个乡，1992年“撤并建”后，现在成了三个村——新全、小黄和高黄，归属高增乡。原乡政府的办公楼现在空出来了，改成一个简易的招待所，但并没有人来管理，只有几个简单的铺位，每铺一天3元人民币，这恐怕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旅馆了，我想。

司机把车停在了原乡政府门前的院坝里，立即就有许多孩子围了过来，这和两年前我来到的情形一样。那时候我是和夫人及孩子婢尼一起来的，那时我的女儿只有3岁半，可爱得像个天使，她很快就和小黄的一群小孩交上了朋友，其中有一个叫银花的，当时才12岁多一点，满脸稚气，也极为可爱，我就叫我的夫人和那个孩子照了一张相，现在，我手里就拿着那张照片，我想从人群中找到那个叫银花的小女孩，但没找到。



穿着学生装的翠兰和银花



美丽迷人的小黄村

杨晓倒发现了她的朋友——2000年夏天她和徐老师一道来小黄考察时所居房东的女儿，那女孩显得异常兴奋，老远就叫道：“杨老师！”天性活泼的杨晓也高声热情回应，我也被这场面感动，于是拿出照相机给她们拍了一张合影。

杨晓房东家的女儿叫翠兰，她执意要拉我和杨晓到她家吃饭，我只好跟着去了。到了翠兰家，大大小小的人都出来热情招呼杨晓，仿佛比自家的女儿回娘家还热闹。小黄的人就是这样，他们似乎没有私有观念，也没有阶级意识，仿佛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团结友爱、无私无怨的公社里。

这小黄当然很不一般。它的多声部民族民间音乐——侗族大歌，早已蜚声海内外。据说最早发现这侗族大歌的人是写作《八路军大合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著名音乐家郑律成先生。1956年他下乡考察民间音乐，在广西三江首次听到了侗族大歌的演唱，他被侗族大歌中那种天然的多声部和声惊呆了，因为在此之前，国外音乐教科书上有一个定论：中国没有复调音乐。而现在，他听到的不仅是一种复调音乐，而且是非常优美和谐的多声部和声。他为此激动不已，回到北京后即四处奔走相告，向中外音乐家公布自己的发现。可惜当时受条件限制，他下乡时没带录音机，没法采集到侗族大歌的音乐“标

本”，空口无凭，他的宣传显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随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他再也没能到侗族居住地区搜集资料和取证。

但是，郑律成的宣传，却引起了法国著名音乐家路易斯·当德莱尔的关注。郑律成的发现使他兴奋不已，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希望能到中国侗乡，亲自聆听这天籁，可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并不对外开放，当德莱尔便一直苦苦等了近三十年。直到1985年，他才如愿以偿来到侗乡采风，他在考察了贵州黎平、榕江、从江的侗族大歌演唱之



一转眼，银花长成大姑娘了



在中央电视台演出的小黄姑娘



婢鸾和她的伙伴们在各地舞台上演唱侗族大歌

后，决定邀请一队侗族歌班到法国参加1986年的巴黎国际艺术节。这年的秋天，由吴玉莲、吴培三、杨水仙、吴培焕、陆德英、吴义兰、石明仙、吴水英、陆俊莲九位侗族姑娘组成的侗族大歌合唱队在巴黎的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轰动了巴黎，也轰动了世界。这以后，国内外的媒体不断有关于侗族大歌的宣传和报道，以至今天几乎已家喻户晓。

而在所有传唱大歌的侗寨中，人们发现，小黄的侗族大歌最具代表性，无论是其演唱水平，还是其音乐的原生形态的保持，都格外突出。于是，小黄人不断被邀请到外面去演唱，外面的人也接二连三到小黄来考察，从而使小黄更加有名。1993年，小黄被贵州省文化厅授予“侗歌之乡”称号，1996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称号，这更使小黄名扬天下，广为世人熟知。

当然作为一个土著的人类学者，我并非仅仅为了音乐而来到小黄。我想考察的应该是包括音乐生活在内整个文化生态，就是说，我想了解的是小黄侗歌的全部

生成背景，从而进入西南文化的深层结构。我相信只有通过这样的考察和了解，才能真正对西南或西部的社会文化构成有一种真实而深刻的把握。如果说两年前我对小黄的考察只获得了一个初步的印象，那么这一次，我想在小黄好好住上一段时间，并希望能揭开小黄文化的全部奥秘。

这样，我在翠兰家吃过中饭后，便与杨晓分手了，杨晓继续留在翠兰家，而我则拿着手上的照片问人：

“知道这个人吗？”

“知道。这是银花。”

“那好，请你们带我去她家找她，好吗？”

“好。”

就这样，我仅凭一点天意似的机缘，很随机地走进了银花家。

穿过一排排木楼人家，我随着一位小女孩的指引找到了银花家。原来银花家就在新全村花桥的路坎上，那一年我在此拍过不少照片，只是不知道这户人家就是银花家。

那领路的小女孩在老远的地方就叫开了。银花家里似乎有许多人，听见叫唤，就应声探头出来，但他们显然都无人认识我。

“还记得我吗？”

我一踏进银花家，就看到了银花，尽管此时的银花已长成了一个大姑娘，但我还是一眼就把她认出来了。银花似乎对我还有印象，但又不十分清楚和肯定，她笑着，有些犹豫，直到看见了我给她的照片，她才“哦”一声恍然大悟，记起了两年前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她兴奋地大声用侗语向家人介绍眼前的我，她记起



在家时，翠兰一般只穿侗装



银花和她的伙伴



美丽的银花



身着盛装的银花

了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是侗族人，她们都会说侗语、唱侗歌，两年前她们来过她家，做过短暂的访问。这时，银花的奶奶和妈妈都想起来了，她们对我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

“你爱人和娃娃没有来？”

银花的奶奶问，她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这在小黄妇女中并不多见。

“没有，”我说，“她们回榕江老家了。”

银花的父亲本来正打算出门到与小黄相邻的黄岗村去做客，这时决定留下不走了。他问我吃饭了没有？没有吃就做饭吃，我说吃过了，是在翠兰家吃的，于是我们又用侗语议论起翠兰一家的事。我向银花的父亲说明要在他家住一段时间，问有无困难，银花的父亲似乎面有难色，但还是说：“可以嘛，没得问题嘛，你住我家我当然很高兴的。”这样我就放心了。随即着手展开我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这时我看到银花家里聚集了许多跟银花同龄的姑娘，就问银花这些人是来干什么的，银花说是来唱歌的。银花的奶奶补充说，她们是一个歌班，从小在一起唱歌，这两天要聚在一起练唱歌，说晚上将有高黄的后生小伙子来请她们到鼓楼唱歌。我便一下子感受到了小黄人唱歌的浓厚气氛，也感到了小黄作为“侗歌之乡”果然名不虚传。“你们不要管我，你们唱吧。”我说。大概在此之前，那些姑娘本来是正在唱着的，是我的到来打断了她们的练习。

姑娘们果然重新开始练唱，领唱的人正是银花，银花的奶奶在一旁提醒歌词，原